

●佛教南來攷

我國佛教之傳來。始自何時。未有攷證之書。其見之國史者。始於丁時定僧道階品。并賜匡越大師等名號而已。雖然。佛教之來我國。其淵源甚遠。佛學之發達。從古已然。茲試略攷。并分其流派於下。

佛祖歷代通載云。當漢永平四年。(紀元六二)天竺僧耆域至交廣。佛祖統記云。佛陀跋陀羅迦維羅城人。逢支那僧慧嚴。應其請。東行遊歷諸國。到交趾。附舶北上。在支那二十四年。逢鳩摩羅什于長安。據上二書所記。是印度僧之南來也。

高僧傳云。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四二〇—四二二)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四五)於山上聚薪積中。以火自燒。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火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絕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日乃盡。爾曰。村居民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大唐求法高僧傳云。僧伽跋摩。耆康國人也。在唐國奉勅往交趾採藥。于時交州屬大儉。人物饑餓。於日月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爲常啼菩薩。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餘。此是唐僧之南來也。

大唐求法高僧傳又載云。運朗師者。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仗智賢受具。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毘嗚音。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國。既而往復宏波。傳經帝里。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又云。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即明遠室。洒也。梵名質呴囉提婆。與明遠同舶而泛南海。到師子州。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耳。又云。窺冲法師者。交州人也。即明遠

性聰睿。善誦梵經。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時年三十許。此是我交州僧之出洋求法也。據上三者可知佛教之傳來與中國同時其由來遠矣。

又按曇遷法師傳。隋高祖云。朕念調御慈悲之教。報德無由。位忝人王。弘護三寶。已遍收遺體舍利。仍於國內立豎寶塔凡四十九所。表世津梁。餘一百五十寺塔。外於交州諸處建立。冀資福潤。以及大千。然彼雖內屬。猶係羈縻。宜選名德沙門。往彼諸處化。庶令一切俱得。菩提法師曰。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來江東。未被而贏。曇又重創寶刹二十餘所。度僧五百餘人。譚經一十五卷。以其先之故也。于時則已有丘尼名摩羅耆域。康僧會。支畱。良牟傳之屬在焉。授徒演化。會下不減三百餘人。與中國無異。陛下是普天慈父。欲平等施可獨遣使。彼有人焉。不須往化。

又按通辦國師傳云。師對李靈仁太后云。佛祖之後。摩騰以是法入劉漢。達摩以是旨遊梁。魏傳其教者至天台爲盛。謂之教宗。得其旨者至曹溪爲明。謂之禪宗。二宗至我越有年矣。教則以牟博康僧會支爲始。禪則以昆尼多流支爲前派。無言通爲後派。后又問二宗傳授之次。師曰。流支派者。卽今林思生王真。是也。無言派者。卽今梅園照顏廣智。是也。牟博康僧會支派。卽今雷荷澤。是也。其餘旁出浩不悉舉。觀上二節所述。又可見佛教之發達。其來已非一日矣。

我國於北屬唐朝時。已有多數高僧。蜚聲於中外。試觀之。唐朝諸名人所相與贈答。形之詩什間而可見矣。

沈佺期於九真山靜寺謁無礙上人云。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下有伽藍。小澗香爲刹。危峯石作龕。候禪青鵠乳。窺講白。

猿參藤蔓。雲間壁。華樓席下潭。泉竹幽供好。林掛浴名堪。弟子哀無識。醫生惜未談。超然虎溪夕。隻樹下虛嵐。

楊巨源送奉定法師歸安南。

故鄉南越外。萬里白雲封。經論從天去。香江入海逢。鷺濤清梵徹。蛋結化城重。心到長安陌。交州後夜鍾。

賈島送安南惟鑒法師云。

講經春殿裏。花繞御床飛。南海幾回過。舊山臨老歸。觸風香損印。露雨磬生衣。空水既如彼。往來消息稀。

張籍山中贈日南僧云。

獨向雙峯去。抵門閉兩崖。翻經上蕉葉。掛衲落藤花。斂石新聞井。穿林自種麻。時逢南海客。蠻語問誰家。

又進而觀丁黎以後各高僧之詩文偈句。如杜順法師之送李覺詞云。祥光風好錦帆張。遙望神京復帝鄉。千里萬里涉滄浪。九天歸路長。人情慘切對離觴。攀戀使星郎。願將深意爲南彊。分明報我皇。

滿覺大師示衆偈曰。春去百花落。春到百花開。事逐眼前過。老從頭上來。莫謂春殘花落盡。庭前昨夜一枝梅。

悟印禪師偈云。妙性虛無不可攀。虛無心悟得何難。玉焚山上色常潤。蓮發爐中濕未乾。寶鑑禪師偈云。智者猶如月照天。光含塵刹照無邊。若人要識須分別。嶺上扶疎鎖暮烟。

萬行禪師偈云。身如電影有還無。萬木春榮秋又枯。任運盛衰無怖畏。盛衰如露草頭鋪。

智玄禪師偈云。玉裏秘聲演妙音。箇中滿目露禪心。河沙竟是菩提道。擬向菩提隔萬尋。
就上所列諸高僧文藝可知得教理之高深者不乏其人而得漢字之精微者當初亦由諸高僧直接彈力於漢學以間接得領佛教趣旨故丁黎以前之深漢學者類皆出於諸高僧之手驗前黎時用法順法師當交涉之任則又可知矣法順禪師傳云師姓杜氏博學工詩負王佐之才明當世之務少出家師事龍樹扶持禪師既得法出語必合符讖當黎朝創業之始運籌定策預有力焉及天下太平不受封賞黎大行皇帝愈重之常不名呼爲杜法師倚以文翰交涉之任時宋遣使李覺來聘帝命師變服爲津吏覩覺舉動常與覺唱和覺驚服其能卽此而觀知我國丁黎以前因佛教之盛行而漢學始發達頗其精通漢學者概出諸高僧之手者無疑矣。

又攷佛教分裂後分爲大小二乘傳於中華及日本者大體屬於大乘教派稱之爲東方佛教頗有特色可稱其傳於緬甸錫蘭島暹羅者大體屬於小乘教派通常稱之爲南方佛教南方佛教概主戒律只拘形式而無他思想也我國佛教果屬於何派又未易可以概律也因佛教之傳來由印度人而傳來者有之由唐僧人而傳來者有之况我國從前疆界只有北圻及中圻北部一帶地方其受北方派之傳來者比與南方之傳來者爲多當可稱爲東方佛教派然而占城及真臘則係皆受南方佛教派之影響今此二國皆混入我國版圖此則影響所被又非淺鮮故攷我國佛教似爲大小兩派所混合而成有志於佛學者不可不深攷其原從事改良俾佛法有光輝之一日此乃我國宗教前途之厚幸也。

△北行略記（續四）

黎岱著

◎寄丁守備書（續）

茲年二月刑部大人當堂面諭剃髮等事。弟成詩一首有「身困十年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之句。至六月八月屢奉恩典許豚兒來省。於是始聞先君與少主冤問。又繼聞慈圍懿範少寧血淚雙行亂絲九曲。况復瀝愚悃叩謝殊恩哀感交叢。事端錯冗匆忙只在一霎時。又何暇顧朋友之誼。子弟之情乎。到十月又見小兒輩三個來相省。略問之始知吾兄盛情。愚弟已在包容矣。竊念累世厚誼。卯角知交長而窮達懸殊。暫成睽隔。迨至武川奇道。溫備帳下指麾多蒙援助。泊遭國難。仁兄建節于南。弟輩隨蹬于北。渭潢行在會面無幾。弟又將命北旋。仁重托而驚動慈宮。不能無咎。仗天威而追隨督府訖。潰于成。馳驅奔走。終歸烏有之鄉。而久別芝顏。曠承教益。頓生茅塞。未便發蒙桎梏之中。驚承移玉。昌言虔拜。鄙分隨安。知己之深。弟豈可付之不問哉。惟一箭之地。遠於萬里雲山。數息之間。閱盡十年寒暑。鳥飛雁杳。且奈之何。詎意此十年之中。愛屋及烏。隨車沛雨。豚兒駕輦多沐餘波。虎阱鳥籠難酬厚意。兼以弟之葭莩親鄭德陪既縗瓜葛。舍弟之義養兒阮鴻漸復訂絲蘿。加密加親槐陰高覆。以至豚犬儂兒。既蒙廕庇。尤望義培。重棘中之枝葉發榮。寔賴此芝蘭之馥郁。仁兄顧弟之情綦切。何以報之。結草銜環。未能稱其萬一。惟顧念昔日之情。庶無負吾兄之眷。如今綱常之重。弟顧之不得。而其輕之在此已有所倚。弟又不必顧。自可放心學前輩以畢吾之志。願報吾之知已而已。

北行略記

五十

★寄驕騎范侯書

范侯名陳僖。原軍機協理鱗洋侯。清朝授騎校。

浮萍萬里徒嘆丁零圓棘十年空愁寂寞雖生死路上全不介懷然輕重關頭間不容髮區區之心只爲此耳奈旅邸不通雁羽箭地萬重山鼎湖莫造龍鬚冰天雙串淚所有少主日有長成不意老天無端降禍情既極時既窮矣天愁地慘胆碎肝搥此而不死將復何俟惟悔不得死於主辱之時爲乾淨耳鬟鬟髮留作高標妄比擬於雪窖之旌冷山之節沮洳場認爲樂所圖飽煖於鷄栖之食鷄結之衣歷閱居諸備嘗辛苦逡巡至於今日倘棄此身而鷹蟻則此志不明倘齋此志而隨波逐流則此身何望死非其地生非所宜徒貽笑柄於塵間也已以心問心莫若只求歸骨生則爲黎氏遺民亦可以遂烏私而無憾死則在黎氏故壤亦可以畢孤願而無慚雖未白寸丹庶幾不至貽汚于中國以愚膚見如斯而已茲年二月期刑官當堂面諭剃髮不剃髮云云業以爲剃髮而隸屬旗下則不監之監南營猶今之北所留髮而安插口外則不竄之竄熱河猶古之冷山惟願留髮以求天恩釋累歸骨而已六月以後屢奉大人恩典許小兒輩來省又開舐情之途是日倉卒陳情辭不達意十月又詳悉陳情仰祈轉達第九重嚴邃恐或難通百計哀鳴務求必達倘到不得已而行其事之情何暇顧夫泰山鴻毛之輕重哉隱衷必述餘冀面談

△寄都司潘侯書

潘侯名啟德。原西山參督仍諒山督鎮爵驍騎侯。清朝授都司職。

雪霜萬里狂猩十年鼎湖莫造龍鬚血隕冰天成玉箸旅邸不通雁羽火衝霜鬢盡金絲本欲爲綱常謀而重則有君不能事輕則有子不能教綱常反爲之掃地我實爲之謂之何哉惟豚兒在此幸蒙貴侯慷慨垂青慇懃保赤教導之卵翼之此德此恩無階銜結想來交情未能淡如水而高誼却

已重於山。亘古所無而僅有者也。天寄三事。佛說四恩。師道至尊。其責更重。尤願既陶淑其性情。須變化其氣習。使之去其不善。以就夫善。非惟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世世且感戴於無窮矣。

●寄上佐領公書

公乃故主之叔名黎維案原爵忠郡公清朝授繼襲佐領職

黎僴爲留一髮。被繫十年。未表寸衷。亦關分內。劇想龍鬚馬角。咄咄呼天。痛思木本水源。遙遙懷土。公私并失。衾影多慚。擬輸懇款。微誠雁信。難通于旅邸。詎意包容盛德。豚兒現倚於泰山。蒙覆幬之如天。恨報補之無地。云云。十一月聞慈圍晏駕。寧厝赴期。寄安南東西兩營書。黎僴鄭憲黎值李秉道等謹憑尺牘。遙瀝寸心。當初靡管高深。本欲圖於托虎泊後。惟權輕重。致不預於從龍。追思臣節。或虧詎奈化機。莫測西嶺幾時含旭日。寸影難窺東垣甚日落前星。半聲不達嗟。一望遠同於千里。覺重圍黑甚於九幽。一朝蒙格外鴻恩。禁防難濶。十載杳天邊。雁篆音問。纔聞驚欲消圜土之魂。然難禁冰天之淚。已矣鼎湖雲暗。攀莫迨於遠去之龍鬚。倏然寶婺霜侵。望更阻於遐升之鶴駕。側耳聞哀有訃。傷心入臨無由。長空何處是雲輶。謾向鞠躬遙拜。重棘此中非苦次。苟將披髮從宜。揆諸制禮有乖。竟與孝忠併失。嗚呼孤臣久繫。只欠一死之身。大義多慚。幾絕五倫之教。人而至死。天寔爲之茲因窀穸屆期。翹瞻祖道。謹具蠟香微物。用表臣心。尙望垂情曲爲遞進。

嘉慶五年庚申閏四月初四日奉放出獄移于京城之西十二里藍靛廠外火器營安插頭服髮色聽其自便。主墳準其展拜。兒子許其往來。感成詩一首。一南冠而繫十餘年。優渥鴻霑降自然。擢髮難酬新雨露。回頭恐負舊山川。忠魂他日餘恩補苦節。如今宿志全。紅日方升高燭照。肯教冀北

有啼鵠

△展墓感作

故主園寢在京城東

黑暗重犴似九幽。移郊仍是築燕囚。身西頂火愁雲罩。目北津冰淚雨流。此日綱常黃絹底。何年骸骨大刀頭。烏牙黑髮堂堂去。惟有丹心爲我留。

●五月寄領催黎侯書

侯名維溥。故主之從叔。爵阜成侯。清朝授領催職。

古詩云立脚怕隨流水轉。留心學到古人難。觀諸古人有存而與國。晨書几上之從容。有生則爲臣。夜步庭中之慷慨。烈節凜然已昭於史冊。然亦有雪窖之吞。旣陰房之復食。雖瓶乳啼鵑較別。後世皆不以爲非。其慷慨之誠。從容之義。都不可得而企及矣。黎濶本係庸流。妄希前哲。立脚欲立得住。留心欲留得住。但昧目不足以見義。糊心不能以濟志。奈何奈何。溯自弱冠之時。不矜細行。已爲流俗所不容。洎夫強仕之年。每所建明。又爲時人所掣肘。不幸國步斯頻。鸞從再遜。慷慨赴死。正當其時。失此不爲噬臍何及。後又力彈蚊負威效狐揚。而訖無所就。非天心之難挽。殆忠智器局萬萬不及於古人也。於是雪霜萬里。犴狴十年。逡巡至于今日。而猶欠一死者。以其有繫氏一塊肉在也。上年二月始知東垣星隕。十有一月繼聞寶婺霜籠。此時肝腸寸斷。欲尋死所。或可以追今後之庶幾無者。斯爲幸矣。乃同儕慰之曰。我等行本謀綱常爲社稷。非徒沽忠義之名。且國勢三分。西山肆虐。時哉如此。亦未可知。何須自行短見。欲買取名爲耶。然愚料以樗櫟庸才。在桑榆晚景。縱有可爲之時。可爲之人。乃自己非可爲之才。不敢作如是妄想。第今事已至此。姑從明教。以待乾淨之地。可以回旅次之轡。明白之時。可以表坤從之節。未爲晚也。茲年二月欽蒙恩赦。惟願釋累歸骨。縱不能爲東晉之完人。亦不至貽污於中國。不意今雖出獄。却是移郊。死之則鴻毛。生之則秋葉。隨流不

可學古又難。宵晝凝思。進退維谷。填胸愁緒。夫誰與言。奉見君侯。諄諄推赤。惓惓垂青。隻雁繫花翰。已見及烏之惠。重犴移玉趾。又聞喚鳥之聲。雖荷盛情。未承一面。爰憑鱗羽。遙達肺肝。希惟霽照。是月總管火器營定親王來面諭。奉皇上恩典。放你們在此安插。交我善爲撫恤。其養贍錢糧在漢軍鑲黃旗照發你們宜安遵毋違。月夜遊佛寺。見圯上朽棺。顧人蓋土。有告文告不知姓名之旅魂云。僕自刑部北所奉命移于西頂藍頂靛廠之外火器營。春育恩覃夏炎屆節柳榆烟罩晴色如藍桑梓雲迷熱腸似火。惚恫若失寂寞無聊。於是散步近郊。繩觀荒野。綠雲樹裏。棋布古邱丹艋牆邊。磚封新窯。睹殘骸之堆壞。覺陰世之浮沤。遠則追浩嘆於血帶返之鵠。近則劇傷懷於角未生之馬。遙思駝棘心愴恍以增悲。癡看樹雲足踉蹌而懶步。蹣跚過瓦窗之側。窈窕來梵宇之傍。倏見浮殯二棺。傾斜塌陷。我心遂爲之惻然。嗟嗟魂兮。以何緣而到於此。以何日而殯於此。乃至如此之暴露者。將爲利耶。爲名耶。抑爲尋親訪友而來耶。胡爲乎而致此耶。或是隻影孤窮。一朝奄忽。則必有善男子爲之收拾。羣義塚可以營藏。胡爲乎而致此耶。或爲鳩舌之語。恐難通欲顧傭人瘞其骸。則馬鬣之封。恐有礙。黃昏歸館。清夜捫衷。翻枕搘床。撫今思昔。僕於己酉年挺身爲國。攜侶進關。鴛鷺六員。雪霜萬里。纔到粵西。阮知府阮協鎮相繼捐館。匆忙中路。潦草下窆。招魂則三炷之香。掩魄則一杯之土。鳥飛兔走。雨撼風撞。嫩杉薄枯之才。寧過得春秋幾度。坏培無主。洒掃有誰。想渠與若。都是吸日月之光華。霑雨露之潤澤而已。嗟嗟魂兮。魄既不寧。魂安得安。魄而未泯。未有不首邱狐巢南鳥之思。魂而有知。未必不有撲面沙刺骨風之苦。嗟嗟魂兮。握手之芝蘭。尙有在世者歟。同根之棠棣。尙有其

人者歟。蘭桂雲仍。猶繩繩不絕者歟。何乃致如斯之慘慨。想魂之枯骨。轉念我之故交。我心悲而涕泗交頤。長太息而寤寐反側。瞿然披帳。蹴起同儕。說及前程。愈增惆悵。同寅李供奉起而告余曰。泣骸有傳。座次有文。耿耿至誠。昭昭自昔。盍與寺僧謀之。試可乃已。會雨霽相與攜手前來石佛寺叩問寺僧。和尚號吉然。備道這係江南人父子之柩。其孫現在通州。許久不來。殆難舉動。嗟嗟。魂兮父子皆在夜臺。魂之兒孫猶居近地。莫能展拜。致此傾頽。貽憾緣貧。其情可憫。以七十里之近。其子和尚不能來。况萬餘里之遙。于心又何能忍。僕遭家不造。遇國多艱。哀哀雙櫬。尙居淺土。悠悠二紀。未妥佳城。去國十二載于茲。王事靡躬。有家不得顧。終天之感。更甚於魂之子之屢且貧也。推己及人。推人及鬼。能不惻隱于心。遂與寺僧商量。死者不安。生人所不忍看。但當以土掩之。俟其子之來。再謀窀穸。何如吉然。僧乃大發憐憫。心合掌當胸。念一聲阿彌陀佛。喟然嘆曰。爾在外國。猶有恆心。我本出家。豈無善念。卽解袈裟。提鉢錫。往取淨土。以掩之。僕因燒三炷香。埒一杯酒。而祝之曰。魂兮魂兮。今日爲而蓋其骸。魂其勿怖。

△和丁公原韻并引

十年處困冀覩青天。一旦霑蒙想懷素願。乃玄機莫測。皂染難新。纔離黑暗之中。復遣藍靛之外。寸丹未白。生死輕毛。隻影無聊。綱常掃地。孤負我仁兄之期望。羞恥已無顏矣。顧奉惠篇一首。文寶數事。尤以見相愛之情。仍奉賡元韻成四首。以供笑政。

湖自雲雷霜雪後。芝蘭零落幸猶存。身輕萍葉隨風打。頭滿蘆花逐歲奔。山北銅陰松自茂。籬東荒徑菊仍蕃。斷金移玉如相省。兒女之情不可言。

髮膚有利君何愛。衾影多慚我獨存。經以視權猶異遇。近而笑遠亦同奔。剛金鍊就心無二。異木撐回類自蕃。易地皆然奚間髮。當年長短不須言。萬變不渝非愛死。多艱無咎豈圖存。爭天未盡營中瘁。追日猶遲鄧下奔。一出福堂蒙已脫。再移仙窟困尤蕃。憂危似此由天玉。今後如何未易言。

郊外愁今居寂寞。圜中憶昔語溫存。數聲似鳥嚶。喚十載如駒駛。駛奔保亦更蒙陵。爲武垂青尤感穉於蕃。自慚身上彝倫斂。孤負知交豈待言。

●六月霖雨糧絕。又見上諭不許進城偶作

纔抵藍橋早作霖。沮洳場裏度光陰。近郊匪洞幽還邃。旅舍如僧寂又岑。仙不擎漿難潤喙。佛非懷餅易空心。玉京何必崎嶇上。但望南車指有針。

★丁公有詩約會仍次元韻

柳營桃塢捲雲烟。幽境強於十載前。裴子似逢成道處。宋郎遇佛在心年。難言學古爲椎節。易觸懷人共楊船。忍聽嚶嚶何處喚。會期不管雨風天。

○寄年誼慈烏中式陳大哥

斗燦天門世誼隆。如今世異卽心同。浮萍蕩漾身隨國。落葉飄搖孝比忠。淚洒冰天零苦雨。髮批雪窖櫛酸風。丈夫不改凌寒節。可對吾翁與若翁。

●入夏炎蒸納涼禪院幸遇隨來舊家人於萬壽寺相見仍作

一紀風霜萬里身。偶遊梵宅舊鄉親。擡頭覲面疑行客。側耳聞聲審舊人。犬尾頻搖誠戀主。馬頭或問托言賓酒闌。茶歇東西去頃刻難明是幻真。

★七月約潘侯踐會

雪霜萬里久商參。情淺身遙義却深。棣漸偏花蘭室遠橘。蒙沃露杏壇森。執鞭良賤明吾道。買劍英雄照我心。離思旅懷天霽後。徘徊秋興望光臨。

九月定親王又來慰撫。仍有稟願回。仰祈轉達。奉收稟終不報。

▲十一月偶作

迢遙萬里傲風霜。經不知權誤此身。北所十年行素位。西郊一旦迓皇仁。鶴懸卉服裝仍舊。鳩弄南音語轉新國。莫能酬家莫顧蓬頭似葆枉爲人。

◎前於閏月奉放出獄有詩一首。至是趙晦亭倒其韻和而贈之。仍賡元韻。

鷄栖鳳食幾多年。豈是依人要自全。心煉剛金應貫日。手擰異木欲回天。出籠時可翻南溟。遊釜幾同縱巨川。旦待明朝賡睿韻。越枝有鳥洛無鵠。

●又有膠西琴可氏和鵠字韻并贈詩七首仍賡元韻

故國綱常四百年。重拋一擔仰于天。風雲變在斯須可。日月流如過續川。劇痛北轍雙未返。豈貪周粟獨求全。請看越鳥歸巢後。不似江南帶血鵠。

厭聞鳥里鼓鼙聲。氣滿西山欲踏平。一敗乾時需上國。重來江北復金城。無端出塞熊羆衆。空怯蔓山草木兵。藩屬綱常從此紊。伊誰爲作不平鳴。
留侯佐漢術。非疎機變難防。意外虞離係興亡。由彼造。肯因成敗改初圖。昭猿是獸猶無愧。跖犬於人可不如。且問自家終與始。丹心照得汗青無。

〔未完〕